

讲好军队听党指挥的故事

——解读军队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听党指挥》

■黄思华

他们的这种认识似乎已经非常接近事情的真相了。

回顾人民军队胜利发展的峥嵘岁月,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制胜密码就是人民军队与生俱来的“听党指挥”这一强大基因。不管国际国内局势如何风云变幻,军队听党指挥都是“定海神针”。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和平红利,说到底也是由军队听党指挥带来的。

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正阔步前行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朝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不断奋进。我军经过深化改革重塑,武器装备迭代加速发展,部队备战打仗强力推进,战斗力水平稳步提升,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透过现象看本质,人民军队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也是别人想破不了、想学学不会的秘方。

当前,中国要融入世界,世界也要认识中国。这其中,讲好中国军队听党指挥的故事,也是传播中国声音重要的一部分。

讲好听党指挥的故事,是军队政治工作者的神圣责任。为此,一批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同志与江西教育出版社合作,策划推出了这本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听党指挥》,并翻译成英语、朝鲜语、越南语3种语言向国外推介,真实真诚地告诉世界中国军队发展壮大的奥秘,讲述中国军队的故事,目的是让世界对中国军队少一分误解、多一分理解,对中国军队听党指挥少一分

疑虑、多一分认同。要把这本书写好写精彩,作者除了要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坚强的党性、很好的理论修养和文字能力外,还必须对作品进行反复推敲打磨,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才可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本书虽然只有15万字,十几位专家学者原计划用一年多一点时间创作,最后却用了整整3年时间才完成。在新书下厂印刷之前还一直在对书稿进行打磨,动态更新内容,确保紧跟时代前沿。这个过程虽然很磨人,但好事多磨,磨出了该书的价值与意义。

听党指挥是个需要常讲常新的话题。到目前为止,以听党指挥为主题的著作非常多,有影响的精品力作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听党指挥》在众多的精品力作中独树一帜、形成特色,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对著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经过反复研究琢磨,决定以问题入手,以故事切入,精选80个普遍感兴趣、具有时代感和针对性,甚至是敏感的问题展开,每一个问题独立成篇,最后把80篇短文以军魂为主线,以理论、历史、制度、面临挑战和时代要求为支撑,构建一个完整体系。在文风上,力求以事说理、深入浅出、语风清新,力避艰涩难懂、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力争让读者读得轻松愉悦又能发人深省。

《听党指挥》将各种理论化、学术化问题,特别是听党指挥的一系列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于巧妙的析事论理中逐一明晰。通过讲述历史故事、展现历史画面、剖析现实案例,既探理论源头,又析制度机理;既寻历史足迹,又驱思想迷雾、铸强军之魂。全书理论架构稳固、思路脉络清晰,既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又蕴涵着理论的锋芒和思想的锐度。

讲好听党指挥故事,绝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军听党指挥的军事制度在世界上怎么看,如何识破“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谎言,这也是必须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做出鲜明回答的时代课题。如果自己站不出来讲,别人可能就不了解,不了解就容易产生误解,就会让人想歪了,甚至还要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因此,讲好我军听党指挥的故事,就得重点讲清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讲清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讲清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关键要素达到“绝对”的要求,等等。因为,作为党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出生就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烙印,独树一帜地把听党指挥作为不变的军魂,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展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独特的魅力。

世界上没有普通的、通用的军事制度。“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军事制度,完全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军情来决定。中国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决听党指挥,这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作出的正确选择,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也合乎新时代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现实需要。

悟,最终走向革命道路,他的思想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大多数农民在磨难中逐步觉醒的过程。

《红旗谱》在艺术上风格雄浑又亲切朴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语言风格、篇章结构、叙事手法也呈现鲜明的民族特色。

作品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从那个时代让我们看到了一群英雄,从一群英雄让我们看到了对信仰的强烈追求。它不仅反映了历史,更给了我们深刻的历史反思,达到了生活气息与革命斗争精神的和谐统一。作品既写出了祖国历史的风云、农民心理的演变,又再现了中国的广大农民走向革命并逐渐成长的过程,总结了中国农民阶级奋起抗争的历史经验,向人民证明了,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人民才会充满希望,国家才会繁荣昌盛。

热血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朱老忠身上坚韧的品质仍需要我们传承下来。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物质丰富了,却不能忘了精神的追求。要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红色经典中了解历史,向老一辈革命者学习,感悟他们伟大的斗争精神。

朱老忠和作为一个具有普遍特征的农民形象,也塑造得惟妙惟肖,和朱老忠的英雄形象相互照应。在作品中,严志和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性格:性格内向、做人勤劳、为人朴实,同时存在软弱狭隘的缺点,他内向软弱的一面体现了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狭隘性。在朱老忠的帮助下,他不断摆脱旧思想,逐渐提高觉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近日,军队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听党指挥》(江西教育出版社)英语、朝鲜语、越南语版陆续对外发行。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军队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其实是由许多“不可思议”组成。比如,在朝鲜战场上,到底是什么让“小米加步枪”的“农民军队”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能够打败以美国为首“联合国军”,让克拉克成为“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再比如,在有些国家,随便一名军队指挥官甚至一个中下级军官,就可以把队伍拉起来造反。而在我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利用军队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说是“谜”一点都不为过。

“听党指挥”就是解开这个“谜”的金钥匙。关于这一点,美军早在朝鲜战场上似乎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他们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曾说道:“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的领导,是一种军事与政治智慧的巧妙混合体。它不仅能够维持一个大家认为‘乌合之众的农民军队’在战场上对抗一个现代的军事强权,而且它也能够面临逆境与退却的时候,把部队锻炼成一个有训练、有装备和有团结力的战斗体。”不得不承认,

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运用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出版《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试图通过由宏观到微观的分析,从概念到现实的追溯,思考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深邃历史底蕴,展陈出早期中国形成时期的壮美文化画卷。

法国作家雨果在《笑面人》中讲:“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到哪儿去”等问题,如同亘古难解之谜,昭示着身为“中国人”的人性困惑。我们不光要追问“未生我时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等基本问题,更要追问“中国”的源头在哪里”“中国”是怎么形成的”等特殊问题。

数千年来,类似问题始终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无论是从创世女神女娲化生万物,到炎黄二帝开辟华夏族生存地域,还是从夏启肇始构建“家天下”政治系统,到殷墟甲骨文卜辞彰显文化发端嬗变轨迹;无论是从孔子崇尚周礼始创儒家思想,到儒道释等宗教融合成华夏谱系,还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上古以降的德贤智者终其一生追寻“中国”答案。

中国文字作为世界历史最古老的文字,其字形由繁到简的演进路径,侧面反映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悠远历程。通过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献考证,“国”字的含义是古代中国的“城”或“邦”。从金文字形能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且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字,从地理学角度讲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因此,“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学家的手铲,终于把“中国”这个词从历史深处拽到当下。众所周知,目前“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1963年,这个国宝级重器在陕西宝鸡贾村镇陈家村出土,其内底铸铭文12行122字,记载了周成王亲政五年时在新建成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对其宗族晚辈的训诰,其中提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曾祭告上天说:“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义民。”这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确指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据《史记·周本纪》,洛阳盆地“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我们知道,洛阳盆地地处中原腹地,作为形胜甲天下的“地理王国”,“东有成皋轘辕之险,西有降谷函崕之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凭借文献,由已知推未知,踏寻“夏墟”,最终摸到了二里头遗址——迄今所知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

一切只是开始。“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几代人用了60年才发掘了1%多一点。”现任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如此告诉笔者。2019年5月,我专门赶到二里头遗址,近距离看着考古工作者和村民们划定探方面积,用手中的小铲子仔细刮着历史的印记。我羡慕许宏等考古工作者把家国情怀倾注在广袤热土,只为找寻十三个王朝留下的灿烂文明。可以预见,透过他们的手铲,寸寸封印的土地将会打开,华夏历史的源头终将探寻,华夏文明的光芒定会普惠世界。

找寻华夏文明之源

读许宏著《何以中国》

■鞠金春

值得欣慰的是,二里头夏都博物馆于2019年10月19日正式开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作坊……3800年前的绚丽生活图景终于在新时代展现到世人面前。从1959年考古发掘到2019年建馆开放,几代考古人不解探索,神秘华夏文化密码就此打开。许宏生在一个正确的年代,也是一个科学的时代。以前,考古学家只是将自己置于边缘,力图证明历史学家的猜想;如今,考古学家可以把自己置于前台主导,根据实物脉络推断出历史如何走过。正如《何以中国》书封所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逼近真相的执着。”许宏也直言,二里头是陶寺退出历史舞台后百余年起始的,陶寺应该是二里头的最初状态。

一切只是开始。“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几代人用了60年才发掘了1%多一点。”现任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如此告诉笔者。2019年5月,我专门赶到二里头遗址,近距离看着考古工作者和村民们划定探方面积,用手中的小铲子仔细刮着历史的印记。我羡慕许宏等考古工作者把家国情怀倾注在广袤热土,只为找寻十三个王朝留下的灿烂文明。可以预见,透过他们的手铲,寸寸封印的土地将会打开,华夏历史的源头终将探寻,华夏文明的光芒定会普惠世界。

品味红旗下的斗争精神

■王利飞

三代农民同地主冯老兰父子两代的尖锐矛盾斗争为主要线索,描写了冀中地区“反割头税”斗争和“二师学潮”爱国运动,真实反映了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贫农形象朱老忠和他的死对头——地主冯老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以雄健豪放的笔触,勾画了这部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

捧着书,眼前浮现出大革命时期冀中平原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有舍身护种的朱老巩,有勇有谋的朱老忠,忠厚老实的严志和、坚定沉着的贾湘农,心向革命的春兰……小说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与平凡琐碎的农村生活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农民英雄朱老忠形象。不甘

屈服的反抗意志和善用智谋的斗争精神是朱老忠性格的核心,他还具有坚忍顽强、粗中有细、刚柔并济、能屈能伸的特点,是一个融合了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农民英雄。他的一生横跨新旧两个时代,因此不但具有旧时代农民英雄的叛逆血液,还有新时代无产阶级先进的斗争精神。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斗争之后,能够把个人仇恨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是一个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成长、成熟起来的农民英雄。

严志和作为一个具有普遍特征的农民形象,也塑造得惟妙惟肖,和朱老忠的英雄形象相互照应。在作品中,严志和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性格:性格内向、做人勤劳、为人朴实,同时存在软弱狭隘的缺点,他内向软弱的一面体现了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狭隘性。在朱老忠的帮助下,他不断摆脱旧思想,逐渐提高觉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收获

“珍重我们的信仰,捡起我们的灵魂。”这是我读梁斌先生《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第一感受,也是红色经典给我们的时代启示。《红旗谱》是著名作家梁斌先生创作的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被称为“史诗式的作品”,是新中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里程碑”,首次出版于1957年,其以宏大的历史画卷、丰满的英雄形象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2019年,《红旗谱》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作品以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为背景,主要以朱、严两家

《信仰的力量》

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李天宇

《信仰的力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从何为信仰出发,通过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远大理想、以忠诚守护信仰、以奋斗彰显信仰等几个方面,阐述究竟什么才是党员的精神支柱,如何通过信仰的力量筑牢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并生动讲述了方志敏、杨善洲、谷文昌等优秀共产党员追求信仰的故事,增加了可读性。此书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认识把握信仰的丰富内涵、坚定理想信念都具有启迪意义,是党政机关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教材。

《中国文脉》

解读文化演进过程

■张彦

《中国文脉》(作家出版社)是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的一部重要作品。作品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的历史影响,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的发展演变,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为广大读者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



视觉阅读·霞满京华

卢炳广摄



长征

第4965期

阳光下的诗行

■安琪

军旅诗人赵琼写过一首叫作《在烈士陵园》的诗,表达了军人的使命即为让人民生活于“一片衣食无忧的阳光下”,这誓言一般的诗句已成为诗集《走在春天的家门口》(大众文艺出版社)的亮点。

赵琼写出了每一个为国捐躯的英雄心里涌动的理想和信念,他们用牺牲保卫了这个国家的安全,保卫了百姓安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

赵琼诗集触动我心的总是那些与亲人、与故土有关的诗作。1986年,20岁的赵琼离开家乡参军入伍。在城市生活了30多年的他一直没有忘本。他的“本”,具体到复县,无限到广阔乡村;他的“本”,具体到父亲、表弟、妹夫,无限到每一个从乡村到城里谋生的农民工。我们且来读读《2011年深冬,一个正在挖土的民工》。全诗第一句由此入手,“和1986年10月1日前的我一样/民工,在深冬的寒风中挥着锹”。这首诗有很多细节描写,“一镐下去/指甲盖儿一般的一个圆点”,时在深冬,土地僵硬,劳动强度大,劳动难度也大。这首诗中四次出现了“和1986年10月1日前的我一样”,这是命运的咏叹。如果没有这一天,诗人也会是深冬的寒风中挥着锹的一员,他的“每一镐每一锹落地/都与一个孩子的书包/与一个老人用来延续生命的药品有关”。

读诗集时我在想,这是什么样敏感的灵魂、什么样慈悲的眼睛才能看到挖土的民工、街上行走着的卖笛子的人、骑着电动自行车送报的女工……2012年5月26日清晨,诗人站在北京的街头,看到送报的女工,想到“报纸上的文字与她无关/但报纸/却关乎/她一家的每一分钟……”何谓悲悯?何谓共情?这就是。一个诗人,如果看不见劳动人民,看见了却不想为他们发声,那也只是一个为一己悲欢而悲欢的诗人。

身为军人,书写军营、书写热血也是赵琼诗作的重要母题,它们与赵琼的乡村诗作构成双璧。乡村诗有农家子弟的质朴和醇厚,军旅诗则有军人的责任和刚强,同时也不乏温暖的战友情。本书有一首题为《军营与村庄》的诗作,正好是赵琼两种母题书写的自述,读透这首诗,就能读透一个军人对这两者关系的认知——

“军营与村庄都长着庄稼/唯一不同的是/军营里长着的是钢枪/村庄里长着的是高粱/钢枪下站着的是丈夫/高粱下站着的是新娘”。军营与村庄的关系就是一家人的关系,就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子弹”是赵琼军旅诗的核心意象,诗集中有好几首诗都出现了子弹,《在进入枪膛之前的子弹》《子弹》《我与子弹》……赵琼曾在一首诗中把自己比喻成祖国的一枚子弹,让人感动又惊心。战士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战士又是最热爱和平的。因此,在《一颗子弹的梦想》一诗中有“我宁愿一生沉默”的诗句。是的,和平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期盼。不挑起战争但也不惧战争,国家如是,军人如是,人民如是。

《走在春天的家门口》中有许多题材各异、写作手法各异的诗篇,有的让人微笑,有的让人沉思。从赵琼的简介中获悉,他曾出版过小说集,他的诗里自觉不自觉地用上的小说创作的种种笔法,已构成其诗作的一大特色。